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冏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

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

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穆王至春冰　正義曰稱王命其目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

汝至太常　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膂寵之臣言委任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汝纘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

[illegible]取中必當正
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天之[illegible]
此小人惟曰怨歎咨
此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illegible]
天之常道
民猶怨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
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今命至乃寧
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正義曰王言我
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爲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
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
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
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
汝之中汝當爲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
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
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之

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　傳今命至委任如我　正義曰股脚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言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擧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　傳冬大至怨嗟　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爾惟敬明乃

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嗚呼至前人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　正義曰文王未克夥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武至邪缺　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無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王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疏王若至有乂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大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冏命以冏見命名篇

穆王至冏命　正義曰穆王命伯臣名伯冏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　傳伯冏至大夫　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大

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怵惕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

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疏〕王若至咸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

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

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

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

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

善故也 傳言常至過悔 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

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厲義也 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中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旣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卽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於僕無敢佞偽懋

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踈皆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

及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

令予至吉士　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

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僕官之長當愼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佞

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

欲其至佞偽　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謂侍

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
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
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
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
馭田輅羣僕謂此也　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
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
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
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
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僻是巧
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
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
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卻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
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
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
産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
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

不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

蒸憲歎而敕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

呂命至呂刑　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　傳呂侯至司寇　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參爲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

以得事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　正[illegible]
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illegible]命[illegible]
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illegible]
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
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
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
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
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廣[illegible]之[illegible]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illegible]
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illegible]
人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之以
夏刑似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
故當刑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
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

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尚而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傳後為至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

徃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illegible]

【疏】惟呂至四方 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爲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

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形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言呂至揚名 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是之時王以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老荒爲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

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疏王曰至在下　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

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
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己
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
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
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
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
截人鼻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
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
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
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
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
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
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
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
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皇帝帝
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

威止絶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
之也　傳順古至蚩尤　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
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
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
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
王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
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
民亦化民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
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
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黄帝乃徵
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
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
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
下黄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
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
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
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
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
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
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黄帝所滅言黄帝所滅則與
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
九黎之君黄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
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
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
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
尤九黎非蚩尤也　傳平民至之甚　正義曰蚩尤
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
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
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
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
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

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　傳三苗至同惡　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皐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傳三苗至五虐　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
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始大爲截人
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
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
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
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
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
皐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
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　傳三苗至之約
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内之民也瀆謂慣瀆
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
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擾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
也棼棼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
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
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
反背詛盟之約也　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

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傳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

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乃命至惟明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

傳重即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爲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

乃命至祗德　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

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
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
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
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爲敬
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
殺也　先傳伯夷至於民　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
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
伯夷主禮典敎民而斷以法卽論語所謂齊之以
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洪
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
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
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
上句此卽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
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
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
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

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 傳言伯至敬德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 穆穆至棐彝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

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察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教

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訖于

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典獄至在下　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　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

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絶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絶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絶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　傳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以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

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

王曰至厥世　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

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絶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傳言當至法之 正義曰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爲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傳其今至滅亡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 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

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擧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惟敬五
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先
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戒
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
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
之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
道[illegible]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
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
幾有至善之命命少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
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
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
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
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
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

行言已當愼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
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
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
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愼用此五刑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
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
長之道也 傳皆王至至命 正義曰此揔告諸
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
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
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
考 傳今汝至不勤 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
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旣殷勤敎誨恐
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
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
當勤之安道考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
是危之道也 傳天整至所行 正義曰天整齊

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稱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爲所終惟爲天所終皆在人所行 王言已異欲使爲行稱天意也 傳汝當至德矣 正義曰逆迎也爲上天授人爲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 傳先戒至之道 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

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
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
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
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王曰至天威　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

獄者必令因之與證兩皆來至因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取其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因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因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以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

輕聽用刑也　傳在今至宜乎　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　傳兩謂至之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傳五辭至五刑　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　傳不簡至贖罪　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

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　傳不服至赦免　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　傳五過至所在　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

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
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
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
内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
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
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
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　傳以病至不
行　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　不罰不刑使
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
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
病所在惟出入人罪爾而傳幷言入者有罪而妄出
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
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　傳刑疑至其理
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
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
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

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
告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
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
放故知過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
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
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
而輸贖之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
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
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
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
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
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令律合和御藥誤
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誤
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　傳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

爲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因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
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
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
有所考合也　傳無簡至用刑　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
無罪之人當赦之　傳刻其至相當　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
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
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
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

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　傳刖足至百鍰　正義曰釋言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絶也是刖者斷絶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劓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

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　傳宮淫至之宜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　傳死刑至罪也　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

自入罰不降古因不合凡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

傳別言至相備

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惣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僣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僣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

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因有僣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僣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僣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

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
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
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
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
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
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
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
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傳一人至權宜 正
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
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之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
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
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
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
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
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
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云輕賦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乱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

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

之時當哀憐下民未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
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
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
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
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
疏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
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
傳當憐至之道 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
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
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
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
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
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
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
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
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

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 傳斷獄至文辭 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 傳其斷至上之 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謂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

以儆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

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枝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不

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 人主不中天亦將罰
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 罰作之 傳勑之至
儆之 正義曰此篇主[illegible] 誥侯百官之長故知
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
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
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 下
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 傳我
敬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
德之人使爲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 傳今
天至言之 正義曰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 者天
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
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
聽獄當淸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
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
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

道己長去稱彼短得其單辭所可以斷獄者惟于
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　傳民之至民治
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
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
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
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
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
謂此也　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
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
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
於獄之兩辭　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
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事
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
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也
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
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

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　傳天道至罰之　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王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

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 王曰至祥刑 正義曰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 傳言智至以然 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五常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由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平王命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爲侯伯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冒曰奔申申侯與犬戎旣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　傳以圭至圭瓚　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之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
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
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
中央是鄭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云圭
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
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
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
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
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
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
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
故得受此賜也　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
傳所以至命焉　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
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
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

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爲文侯傳平王命爲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二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

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illegible]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疏王若至在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

得賢臣之力將誤己無賢臣故言此也　傳順其至別之　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　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　傳文王至王位　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嗚呼至罔克　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民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　傳言周至甚大　正義曰此經

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我所殺殄絶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 傳所以至之致 正義曰我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士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

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

克昭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將之汝肇

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

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汝

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

我於艱難謂救周誅[illegible]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犬戎汝功我所善之[illegible]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

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

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

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敘用之曰汝功爲多甚修矣汝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 傳王曰至諸侯 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己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己者以思謂未得更復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 傳重稱至契之 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臣名朋友之交臣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

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弁解之也
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
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奬之令
其繼唐叔之業也　傳言汝至爲孝　正義曰以
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
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
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
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
父祖之志爲孝也　傳戰功至所善　正義曰戰
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
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
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
戎立平王言乃扞敵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
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
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

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内上下用賚

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疏】王曰至顯德

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内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鐏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 傳黒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黒黍李巡曰黒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説釀黒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煑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以用鬯草合釀不同音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
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
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
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則祭時實鬯
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
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
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
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
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
祖之尊者言之耳　傳彤赤至子孫　正義曰彤
字從丹旅字從玄故彤赤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
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
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玈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傳馬供至爲度　正義曰六畜時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傳父往至自安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 傳當簡至及遠 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内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 始封之國居曲阜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 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

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費誓 費魯東郊之地名

魯侯至費誓 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 傳徐戎至費不開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傳費魯至地名 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

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公曰至不善　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

言不善將得罪也 傳伯禽至誓命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 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 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 傳今往至出之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浦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

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
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
北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
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
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
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
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
以知紂時來也　傳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世本
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
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始有鎧
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
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為有
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
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敿乃干
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
為施汝楯紛紛楯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

飾鄭云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 傳備汝至功善 正義曰備訓具也爾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

杜乃擭 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

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

○令惟至常刑 正義曰此戒軍在野事也今刑[illegible]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草

杜汝捕獸之擭，鋻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

傳今軍至放牧 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 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牛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之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以既言牛馬在牿，牿逐以牿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為桎梏之梏，施牿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

傳擭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擭以攻猛獸，知擭穽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

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塡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搶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産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墜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㓦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 祗復之我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 無敢

寇攘踰垣牆竊馬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

有大刑　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疏　馬牛至大

刑　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　傳馬牛至

曰妾　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

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辟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臣照男爲人臣女爲人妾[illegible]
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
妾逋逃也　逋皆當至死刑　正義曰峙具也須
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説文
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
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
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
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
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新
傳揔諸至之屬　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
國之人揔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
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
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
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
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
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

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
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
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
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
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
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
内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
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
鄉在郊内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
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内三遂之民分
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
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
東郊令留守不令峙積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
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
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内謂之
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

堙之璞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
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
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
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
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正
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
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
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
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
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
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
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
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
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周禮司厲云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
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

人含棄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芻茭　正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秦穆至秦誓　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己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　傳遣三至伐之　正義曰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illegible]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illegible]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illegible]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

正義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染城守道請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二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因其三帥也春秋
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
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
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
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
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
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
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傳晉舍至作誓
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
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
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
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

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古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難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

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
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
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
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
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
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
也　傳誓其至稱士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
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
者舉中言之　傳言民至忠臣　正義曰訖盡也樂
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
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
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
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
樂　傳言我至所益　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
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
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

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

惟古至為親　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己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己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雖則云然尚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

如是則能有所○雖則至不欲　正義曰言我前
容言將任之。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
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
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
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
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
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　惟截至有容　正義曰
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
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　如有
一心我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
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
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
傳惟察至故也　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意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
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不杞
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

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　傳如有至任之　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

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

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疏】人之至利害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與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

孫衆人亦[illegible]人之至殆哉　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曰危殆哉　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
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
使不遠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
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
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傳見人至上通　正
義曰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
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
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
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
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
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
危用賢則榮自[illegible]邦之至有慶　正義曰斷言賢
誓改前過之意[illegible]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

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非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思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

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 謹識